

炎帝陵



炎陵大庙↑

说明：炎帝陵在邵东县西南18公里处。炎帝为我国传说中的古帝。葬何处，晋以前无考，明万历48年（1620年）吴道南所撰碑记，宋太祖登极，遍访古陵不得，忽梦一神指点，才于茶乡觅见帝陵，陵前原建有规模宏大的祠、坊、“天使馆”等，均已毁，正拟重建，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

龙爪石↓

↑ 龙脑石



炎陵照片
均为唐学琴摄影



炎陵鸟瞰



奉圣寺：为炎陵现有唯一的建筑



江边石刻：虎原陵

岳飞在茶陵的遗迹



← 庄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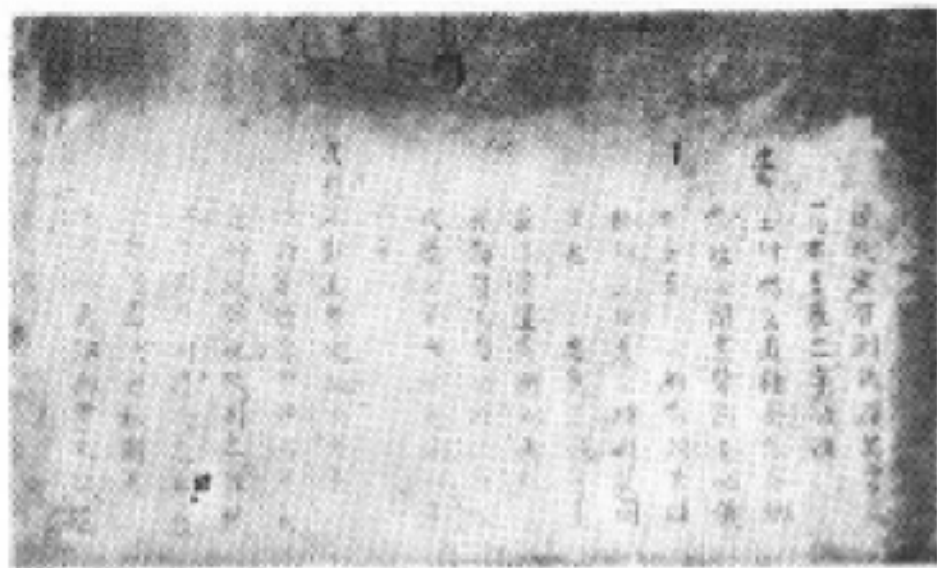
“墨庄”二字传为岳飞书写，存于茶陵城东九十华里的秩堂乡合户村陈家祠内。（王镜保 摄）



光 泉 →

“光泉”二字位于茶陵高坵乡与秩堂乡交界的光泉村的石壁上，每字二米见方。

（单光太 摄）



↑ 部分石刻 说明：“墨庄”二字由来之部分石刻

（王镜保 摄）



↑ 翠柏拥忠魂 六十分烈士墓群之一 (陈宇凡摄)



← 株洲解放前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六军一三六师首长给株洲地下党员廖新雨的信。

马首兵工厂旧址→

(潘南摄)



《株洲文史》第六辑

目 录

前言

- 捧檄归来过株洲.....杨第甫 (1)
- 白纸绘新图
- 随军南下及参加建设株洲的回忆.....吴占魁 (5)
- 株洲迎解的回忆.....廖新雨 (25)
- 藕灵乡人民迎接解放的斗争.....罗立洲 (33)
- 回忆解放初期株洲的公安工作.....岳齐堂 (53)
- 逃出敌人的魔掌.....王学明 (61)
- 天亮前后株洲记事.....叶炳吾 (70)
- 株洲解放前后二、三事.....郭子凡 (77)
- 解放军抢渡淞江.....张堂保 (80)
- 我参加组建醴北游击大队的回忆.....宋奇林 (84)
- 六十分战斗与烈士墓群.....谢富良 (91)
- 接管茶陵.....尹广球 (93)
- 茶陵解放亲历记.....吴 冕 (104)
- 解放酃县纪实.....王锡堂 戴安楠 (117)
- 不应忘记的革命老人——陈少珍.....谭运湘 (130)

株洲地区市、县解放时间……………(135)

外地史料(三篇)

回忆对湘潭的财经接管……………杨 恺(136)

两航起义的回忆……………郭福生(142)

一位党内高级知识分子的战斗生涯和贡献

——纪念余志宏同志……………喻岳衡(150)

叶挺独立团在攸县……………刘邦远(156)

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株洲会议……………陈利明(164)

红旗插上醴陵县城

——中国工农革命军一军一师二团攻克醴陵城始末
……………株洲军分区党史办(176)

毛泽东在湖口处理陈皓一伙叛徒……………尹烈承(179)

革命烈士胡攸的故事……………张壹保(187)

茶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兵工厂……………谭定祥(190)

巨匪陈光中在茶陵的罪行……………颜复仁(192)

陈光中构筑的芙江碉堡
……………茶陵县火田乡党史资料调查组(198)

我的瓷业生涯……………荣庆祥(201)

株洲市锻压机床厂发展简史……………单先太(220)

历代名人在株洲

- 岳飞在茶陵的遗迹……………胡应南 谭恒辉(229)
“岳忠武祠”与“忠烈祠”……………颜复仁(235)

株洲风物

- 喜闻将修复炎陵……………张平化(237)
二谒炎陵……………罗立洲(237)
炎帝陵的史实和传说……………丁亚辛(238)
有关炎陵的传说(四则)……………曹榜平(246)

读者、作者、编者

- 对《汤弼中游说“忠义救国军”为三五九旅开道》一文
的意见……………周德民(248)
征稿启事……………(252)

捧檄归来过株洲

杨 第 甫

我们在黄花市待了一天，第三天去株洲。我因为受伤了，不能走，坐的是滑杆。到了株洲，第一个以党员身份来与我们见面的是廖新雨同志。

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黄昏时，我们进入株洲。

株洲当时还只是一个六、七千人的集镇，属湘潭县，是乡公所所在地，也是粤汉铁路、浙赣铁路的交叉点。镇子不大，地当要冲，附近有淞口铁路桥，有田心车辆厂等。因此，省委要我们先进入株洲，做好大军南下衡阳时的后方准备工作，并由长沙市军管会交通接管部部长袁福清（后任交通厅长）接管工厂和株洲车站。八月四日下午一时左右，廖新雨来找我，自我介绍是株洲地下党的负责人，带来了株洲田心车辆厂的资料。我要他找湘潭地下党负责同志来和我们共商接管问题，他接受这个任务后，急急忙忙走了。

廖新雨是湘潭人，当时只有二十六、七岁。其伯父廖毅庚是王凤运的弟子，为一颇有名望的经史典籍教师。他在青年时受伯父熏陶，具有一定的文史知识基础。又经地下党的培养教育，对党的事业忠诚积极。一九四八年冬，他结识了

进步人士叶镜吾（解放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）及其堂弟叶炳吾（解放后任株洲市工商联主任，现为株洲市政协委员），他们都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、建立新中国的主张。因此，湘潭县城市工委决定派他来株洲，利用叶氏兄弟的关系，以教小学作掩护，开展地下党工作，做好迎解准备。廖新雨在株洲不到半年时间，发展了党员，团结了一些进步人士，进行了社会调查，发动工人进行护厂斗争，并组织了一次武装保护白石港桥梁的战斗。他保存了株洲大小工厂的资料，都交给了袁福清。其中有日本赔偿我国的机器一百六十多台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我国的机器三百多台。这五百多台机器的技术资料，都是廖新雨完整地保存交出来的。

廖新雨去湘潭后，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。陈明仁部队一个团，不愿随陈明仁起义，拖枪向衡阳逃跑，扬言要进攻株洲。当时袁福清代表军管会召开会议商量，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只有一个连，而且保护着百多干部队伍，敌人是一个团的正规部队，力量悬殊太大，不能打，只能撤离株洲，以避其锋。当时我因事迟到，等我到时，撤离的意见占了上风。袁福清已要大家整理行装。我走进门就大声喊：“走不得！”我说：“大家都是北方来的，南腔北调，人地生疏，一撤到乡下，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，不会理睬我们的。另外，如果我们一心想撤走，人心涣散，敌人一个冲击，我们就会被冲垮。我们为什么要走呢？我们有一个连的兵力做好防御准备，还有百多名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，敌人如来袭击，我们沉着应战，坚守待援，只要枪一打响，附近的解放军就会来支援我们。何况敌人不知我们虚实，他是惊弓之

漏网之鱼，我是得胜之师，不是我们怕他，而是他怕我们，只要我们沉着应战，敌人可能不敢惹我们而溜过去。”部队的连长和指导员都同意这个分析，认为还是不走为好，结果决定不走。那天晚上，我们没有睡觉，严阵以待。那支逃窜的国民党部队，由于不明虚实，绕过株洲，悄悄地溜过去了。如果我们当时撤离株洲，这个镇就会被乘虚而入的匪军抢劫一空；如果我们迟一天到株洲，这个镇也可能遭到逃兵的蹂躏。通过这一事件，我深深地感到，省委要我们先接管株洲是完全正确的。

八月六日，廖新雨从湘潭带了张泽文（湘潭县城市工委书记）来株洲，带来了县工委的介绍信，要他向我们汇报湘潭县委和城市工委迎解准备工作情况。听了汇报，我们认为，应该尽快去接管湘潭，但先要请示省委。于是，就派县委委员、县公安局长徐多礼和张厚文一道去长沙，向省委请示汇报。

我们就在株洲一方面组织成立株洲区的工作，一方面把县、市合并后的干部进行重新安排：原市委书记刘祥庆回地委另行安排，原市委组织部长马壮昆任湘潭城关区区委书记，参加县委。其他干部统一安排到湘潭县各部门工作。县委还作出决定：各区都要有一名地下党的同志担任区委副书记或区长、副区长。记得湘潭县接管后，杨恺（地下城市工委组织委员）任城关区副区长，李如春任易俗河区区长，欧阳耀荣任石潭区副区长等。我们还把株洲乡扩大建立为湘潭县第一区，区委书记是刘真志，区长是胡维新，李夫和廖新雨为副区长。第一区人民政府设在原乡公所里面，并接收了十

三条旧枪和几张桌椅板凳。对各保甲长都暂时不动，利用他们筹粮支前。

省委听了徐多礼和张犀文的汇报，来电话通知我们去湘潭。我要廖新雨到车站找车。当时车站副站长知道廖是株洲地下党的负责人，廖告诉他，我们是南下大军派去接管湘潭的。这位副站长就给我们调了一个车头、两个车皮专程送我们去湘潭。同我们一道到株洲的那个连队派了一个加强排护送我们。火车到湘潭已是夜间了。我们从板塘铺坐划子过湘江，护送的部队在河岸上架起机关枪、迫击炮掩护。船到中流，我用手划着河水，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，故乡啊，故乡！我离别你十年了，十年前被通缉出走，十年后捧檄归来。如今毛主席号召我们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即将实现，怎不教人欢欣鼓舞呢！我情不自禁地掬一口清凉的河水润喉，叩舷而歌，吟成一首《清平乐》：

我因肠热，踏遍关山月。心逐江涛天地阔，点点乡情泯灭。凭栏满目凄凉，涛声如诉衷肠。笑向迎来父老，河山正换新妆。

（摘自《湘潭党史通讯》，题目是另拟的）

白 纸 绘 新 图

——随军南下及参加建设林洲的回忆

吴 占 魁

一九四九年，是我党我军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。这一年，随着南下大军的胜利推进，顺利接管新解放的南方各省、市，建立人民政权，就成了革命发展中的当务之急。

一、南 下 路 上

当时我在河北省栾城县第二区任区委书记。二月二十九日，我接到随军南下的通知，由县委书记祁忠同志带队，与张化民、兰生辰等二十几位同志一道到冀中十一地委集中（地委驻河北省辛集市），然后乘火车到达石家庄市。这时已组成了一个南下地委的架子，刘旭同志任地委书记，刘健同志任组织部长，黄光同志任宣传部长，朱于同志任公安处长（当时地委叫大队，县委叫中队）。我们这个地委补充到晋中区党委，武光同志为区党委书记，周小舟同志为副书记。柯庆施同志当时是石家庄市市长，给我们作了动员报告。整顿思想后，即开始南征。但具体到哪个省、哪个县并未事先确定。我们这些南下干部，受革命胜利的鼓舞，情绪

是非常高的。对今后的工作地点没有任何选择，一心想着：党指向哪里，就在哪里扎根。

从石家庄到邯郸，是乘的汽车。再往南，汽车路就不通了。因为国民党军队还占据着河南的安阳、新乡和河北的永年几个县城。于是我们改乘马车绕道到普阳，通过黄河上临时架设的浮桥，到达河南开封。晚上睡在中原大学楼房上的木地板上。但大家都很满足。有人打趣地说：“革命到今天，总算赶上住楼了。”这些话并没有丝毫革命成功就可以享福了的思想，而是我们虽然经艰苦的长途跋涉，但情绪仍然很高，体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谁也没有想到什么享受、待遇、地位之类的东西。

在开封住了两天，也没有去看任何名胜古迹，就出发了。这次是乘火车。到了河南的巩县，在巩县集沟村进行整编。我们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，明确了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的指导思想，并确定了去接管的省和市、县。这时才知道我们晋中区党委要去湖南。由于湖南要进三个区党委（一个区党委相当一个省委的架子），晋中区党委改为长沙地委，武光同志为地委书记。我们的地委书记刘旭同志改为湘潭县委书记。针对这个“降级”的问题，武光同志作了报告。他谈到自己十八年前就是地委书记，现在仍当地委书记，这是革命的需要。经过解释，大家也没有任何怨言了。明确了接管的地方后，我们每人发了一本由湖南地下党组织提供的资料汇编，包括湖南各阶层思想动态、社会情况及程潜、陈明仁的政治态度等。此时，我被编入地委工作团，任第二分队队长，刘祥庆同志任工作团团长（后调广东省委任

组织部长)。

整编结束后,我们又乘火车到达南京市,住在国防新村原国民党军官宿舍里。这里都是小洋楼,是我们一路上住过的房子中最洋气的。有的同志还闹了一些笑话,比如第一次使用抽水马桶时,有人就骂造房子的人是笨蛋,厕所的眼不在屁股后面而在前面。

在南京住了半个月,又乘船去武汉。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飞机每天都顺着长江轰炸。有的船虽然没有被炸中,但船上却有人在惊慌中跳进水中淹死了。因此我们在南京一上船就宣布了几条纪律,其中规定飞机来时谁也不准动,对不听指挥乱跑的人将执行战场纪律。我们乘坐的这条船甲板上的四周都架着高射机枪,以对付敌机的袭击。一路上的五天五夜里都是阴雨天气,敌人的飞机无法飞来,我们平安抵达武汉。不巧我们刚下船飞机就来了,往码头上丢了几个炸弹。我们的同志笑它是在祝贺我们胜利到达。

在武汉,我们住在汉口路交通旅社,每人还发了一身新军装、一双新球鞋。中原局领导在接见我们时指出湘潭是较大的城市,全县有一百多万人口,城区有十几万人口,所以又决定成立湘潭市委。刘祥庆同志任市委书记,马壮昆同志任组织部长,石新野同志任宣传部长,我到公安局工作。

武汉也是刚解放的城市,一切还比较混乱。因此也对我们宣布了几条纪律。我记得一是不准单独一人上街,必须三人同行;二是不准到公共娱乐场所等等。我和鄱忠等几位同志一起出去玩,在街上听到有个园子里的音乐很好听,我们几个就走进去,一看里面正在跳交际舞,灯光一黑一亮的。

郝忠同志说：“糟了，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，快出去；回去还要检讨。”我们也都说：回去，咱们不要再出去了。咱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，对城市情况不熟悉，以后可千万要注意。

一个星期后，我们就离开了武汉，乘汽车到了湖北通城县。这时离湖南越近，困难也就越大了。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仓惶逃跑时把所有的桥梁都炸坏了，汽车无法通行，因此我们只有靠两条腿了。当时正值南方盛夏，不用说行军，就是坐着不动也得出汗，可真叫我们这些北方人吃苦头了。

我们一路步行到了湖南平江县。沿途不断听到枪炮声，因为当时湖南还是一个解放战争的前线省份，白崇禧的部队还占据着湖南西南的大部分地方。我们虽从未到过湖南，但一路上早已把湖南当成了自己的家。因此一踏上湖南的土地，就有一种亲切之感；几个月艰苦行军带来的疲劳，也好象减轻了许多。

在武汉才筹建起来的湘潭市委，到了平江后又宣布撤销了。据说是金明同志听了汇报后，说湘潭不大，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市。因此决定我们还是接管湘潭城关镇，归湘潭县委领导。

从平江出发还是步行，只有病号坐我们的唯一的一部卡车。快到长沙金井时，刘祥庆同志与我商量说：“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，同志们又有很久没有吃过一点油了，可是附近的群众都走了，有钱买不到东西，你是不是带几个同志到山里去买一头猪来。”我说：“可以”。我就带了七、八个人进了山区。进山后走了七、八里路，看见一户农民家有头母猪，大家说母猪也买。那户农民说：“母猪肉是不能吃的。

你们一定要买，翻过这座山有一棵大树，树下住的姓杨的人家有猪。”当时山里土匪很多，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散兵。我们怕上他的当，等我们走后，他就报告土匪把我们干掉。于是我就故意对他说：“我们还有个高连长，也带了一部分人，要和我们在你这里集合。如果他们来了，你就告诉他，要他在此地等我们。”我还要他去个人带路，他同意了。我们到了姓杨的家里。姓杨的家里只有一个儿子在家。我们说是来买他家猪的。他说已经卖掉了，并带我们到猪圈里去看。我们一看真的没有猪，但猪屎还是新的。就说我们真的是买，不象国民党那样的白要，你如果不收人民币，我们可以付光洋。他说实在是已经卖掉了，并告诉我们说，他的邻居家有猪。我们就去敲他邻居家的门，只见一个男人从后门跑上山去了，一个妇女开了门。我们说话，她说听不懂。这时突然从外面进来一个男人，问什么事。我们说想买她家的猪，他连声说可以、可以。估计这是一个保甲人员。我们就去看他家的猪，大约有七、八十斤重，谈好价钱后，我们付了二十五块光洋，就把猪抬回来了。“八一”节，大家都吃上了肉。

过了“八一”节后，我们继续向长沙前进。到达长沙黄花市后，已经天黑了，就在公路边上露宿。这时大家又困又累，刚躺倒在地上，突然又喊紧急集合，说我们的病号车被土匪打了。于殿武同志带领我们往出事的地点跑去，跑了一段路，才发现是一个误会，自己人打了自己人。杨第甫同志的耳朵被子弹打了一溜沟，刘金铎的屁股被打穿了。我们从稻田里找到刘金铎，把他抬到黄花市一所学校里治疗。

二、初 进 株 洲

后来接到上级通知，因为长沙和平解放的谈判还未谈妥，不进入长沙，先去株洲，从株洲再去接管湘潭。于是我们用光洋雇了轿夫，抬着伤病员走田间小路到了浏阳镇头市，在镇头市又住了一夜。我记得是八月三日下午从荷塘铺进入株洲的。刚到结谷街，国民党的飞机来了，在现在的建宁闸北面的地方丢了两颗炸弹。

在株洲，我们住在现在的解放西街食品厂仓库的楼上（当时是株洲邮政储金汇业局）。那时候的株洲是一个六、七千人的小镇，十分凄凉萧条，没有一个破旧的乡公所，在大胜岭。我进去看了一下，都是木板房，破烂不堪。这正应了俗语所说的“客不修店，官不修衙”，这是国民党政权腐朽的象征。株洲是我们接管湘潭前设立的第一个区政府，叫湘潭县第一区。区委书记是刘真志，区长是胡维新，在原乡公所办公。

三、湘 潭 接 管

不久，接到省委去接管湘潭的通知，我和王者兴同志去接管警察局。我们乘火车到了湘潭板塘铺，然后乘小船进入了湘潭市区。我们进入市区后，湘潭各界人民群众敲锣打鼓放编爆迎接我们，兴高采烈地庆祝湘潭的解放，这反映了人心所向。

进入湘潭后，我们住在湘潭简易师范学校。这时湘潭的情况还相当复杂。起义的陈明仁部队有两个师驻扎在湘潭街